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二

重刻呂氏春秋序　明王世貞

呂氏春秋一曰呂覽故秦相國文信侯不韋與其客所著書也當書成而不韋縣之咸陽市肆曰疇有能損益一字者予千金而竟莫能損益一字也其書令頗行屬

傳梓久不能無譌誤而雲間宋光禄邦乂徐太學益孫輩相與校訂重梓之而問叙於余余讀之未嘗不掩卷三歎也穆叔之次立言於品三而操觚之士若為之小屈然子桓以雄豪創起鼎革間顧欲然不自挾其有而以經世大業不朽盛事舉而屬之文章彼誠有以見之也不韋者一賈人子爾操子母之術以間行於秦而得志焉舉秦之國於股掌間挾其勁東向而爪剖天下位相國號仲父爵通侯十萬户彼豈有所不足哉而顧孜

孜焉思成一家言以與諸儒生角而割後世名此猶未也不韋固莊生所不道莊生之識至欲齊死生平物我舉一切有為之跡而空之乃亦孜孜焉而務欲成一家言度其於辭不工不止故夫古之稱立言者未有不為名使者也且以不韋之詭譎狙詐豈其果與聞於道而其客亦務相尚為權奇錯厠於雞鳴狗盜之雄雖間採聖賢之長辭以文之即中夜一靜思念其言於所為之跡有不洪涊汗浹者耶惟其機心之發觸而為機言襲

削之於申韓辨巧之於儀秦有不知其所以合者則固其恒也且也不韋之所為千金者再耳一用之而聾瞽秦王割其國柄再用之而聾瞽一世之士而割其名雖得之而佹失之雖失之而終微得之不韋固賈人子要亦其雄哉宋子徐子與其儕二三子俱能文章嗜古若渴慕先聖不以人廢言之義而梓行之所謂芙蓉發於淤泥采之而已置淤泥勿問可也

合刻管子韓非子序 王世貞

汝師之為諸子於道好莊周列禦寇於術好管子韓非子謂其文辭亡論高妙而所結撰之大旨遠者出人意表而邇者能發人之所欲發於所不能發顧獨管子韓非子不甚行世即行而其傳者多遺脫謬誤讀之使人不勝乙往往不盡卷而庋之高閣於是悉其貲力後先購善本凡數十窮丹鉛之用而後授梓梓成謂世貞曰子其序之世貞曰唯唯夫敬仲欲存糾於齊不得改而縛於小白卒相之為天下萬世榮非子欲存韓於秦不

得改而走秦卒受僇為天下後世笑夫見榮之與見笑於人也奚啻隅霄淵雖然是二君子者其始寧不欲出奇捐生以殉所事哉然而奇有所不得不屈奇屈而生有所不得不愛愛生而欲有所自見則不得終避仇敵甘心焉而臣事之夫二君子者其所以愛生一也然而有相有僇者何也齊不成覇形而桓公之覇心發則機合機合仲不得不重秦并天下之形成亡所事非而非以并天下説之欲勝其素所任之臣而自拉功則機不合

機不合非不得不輕夫豈唯輕而已秦之幸非之利秦以不若虞非之利韓遠也令夫始皇者固暴伉嗜殺人也然其明智寧出齊桓下鮑子一薦仲而立相李斯一間非而立僇非二子之工於薦與間若是也勢也夫勢之所在則天也天不欲南滏楚北滏戎狄而蠶食周故委仲於齊以為周屏翰天不欲碩果韓芽五國棄而授之秦而轉授漢故聽非子之庾紲仰藥而不之卹夫鮑子者助天為福者也非能為福者也李斯者助天為虐

者也非能為虐者也然則管子與非子材班乎曰惡乎班夫管子者太公亞也太公所毘父子皆聖辟其用國三分之二也而以當必涣之受管子之毘中人也其用國九分之一也而以當方勁之楚與戎狄然則太公伸而周王管子抑而齊霸周不太公不廢王齊不管子不為霸固也不然而管子之書尚在其論四維辨心術亦寧無敬怠義欲之微旨一二乎哉孔子益深知之故慨然而歎曰如其仁如其仁世固未有不仁其德而亡其

功者非子之所為言雖鑿鑿衡名實推見至隱而其伎殫於富强而已秦不用非不害為并天下以秦之守守之必亡用非可以并天下并天下而以秦之守守之無救亡夫并天下之與亡俱等亦安所事非子是故非子之於霸若不足而管子之於霸葢有餘也然則文殊乎曰不殊也管子齊鉅卿也諸法語名跡門人家老能筆之稷下之學士大夫能飾之其於文也辨而嚴肆而典能為戰國始者也韓非子韓之疎屬公子也有所著述

以發其蓄而鳴其不平其於文也峭而深奇而破的能以戰國終者也毋論吾洙泗家言以較魯儒之左準右繩差不類然何至推名法家苛察繳繞錯若惠施公孫龍之氾濫詭譎哉其言各十餘萬而贏度不能無傅而小有益者要之非西京以後傅益也吾故曰不殊也蓋管子之言後見汰於孟氏而極於宋韓子之言太史公若心喜之而列之老子傳㕑以尊老子故析之宋以紲老子故復合之其析其合要非以為韓非子也嗟夫儒

至宋而衰矣彼其睥睨三代之後以末世無一可者而不能不心折於孔明乃孔明則自比於管子而勸後主讀韓非子之書何以故宋儒之所得淺而孔明之所得深故也宋以名舍之是故小遇遼小不振大遇金大不振孔明以實取之是故蕞爾之蜀與强魏角而恒踞其上嗟夫汝師之所為合刻也其悠然而抱膝也毋乃有世思哉汝師曰否否吾嗜其文辭若薦三鸛者以味薦而已矣

尺牘清裁序

王世貞

夫書者辭命之流也昔在春秋游旌接轂矢揚叉飛之下不廢酬往媚婉可粲故草創潤色既非一人諶野禔邦以為首務然而出疆斷割因變為規寄文行人之口無取載函之筆離是而還書郁乎盛矣用亦大焉故獥箭聊城則百雉自摧奏章秦庭則千索盡返少卿舒鬱於氈帳子長揚泯於蠶宮良以暢人我之懷發今曩之蘊或揚扢沉冥或掊折疑豫或誘趍啟蔽或釋詛通媾

走儀秦於寸管組丘倚於尺一思則川至泉湧辨乃雲
蒸電爗其盛矣哉然皆春容文章汪洋菀翰鴈距弱雲
路虞其修阻魚腹狹波臣付以沉浮則有黄麻薄褫緘
蘇囙蠟爛熳數行遙裔千里蓄止寒暄情專問慰隻事
興端片物托緒毛生為舌墨卿代面醉瀋灘漇卮言𤋮
微其造色也烱兮隋珠之忽投其寄悰也梟兮春絲之
不斷是用河岳雖移漆膠愈結徘徊吟咀情事更絶明
月宛其依懐白雲停而不飛斯則晉客玄談之委致齊

梁纖語之極規也西蜀楊用脩少游金馬晚戍碧鷄傾浮提之玉壺然太乙之藜杖漁勅獵稗積有歲時爰輯斯篇凡十一卷命曰尺牘清裁或因本寂寥或删芟繁積其見文選諸書者不復更載麗砂的礫等謝氏之碎金玄圃崢嶸掩瑯琊之羣玉客有齋示余甚旨之第惜其時代名氏往往紕誤所漏典籍亦不為少乃稍為訂定仍加增葺及自唐氏迄今詞近雅馴亦附於後更為二十四卷藏之櫝中於乎墳典既遠清徽多祕陳驚座

之十束遞供劉南昌之百函俱發流映前史以為美談今皆闕如況其下者余既慙半豹寧免魯魚故緜中郎酷私王充之論亦是鄉家子雲覆瓿之業耳

刻韓非子序

劉鳳

韓非子書學者多有之太史公悲其知説之難而不自免夫非之言則足以死而已尚安咎乎始非與李斯俱學斯自以為不如斯顯於秦矣而求入焉一棲兩雄是將欲免乎哉且其言智術能法之士與重人者不兩存

也可以寵過誣者公法而誅之不可寵過誣者私劍而窮之斯者非重人耶非於立談閒遂欲矯其情行而退之斯又安得不逞其憾而隱忍為也故非者刻覈人也并其身而不顧其論進說者之情備矣俟上之所向而以吾說當之是愈疑主而不敢輕任吾說也可危也謂人主之左右舉非伯夷而與愚不肖論賢智是顯言樹怨羣臣而不自圖可危也謂人主所以馭臣當操法術如束濕如御奔可危也深言人主以所不任備所任所

使備者即所備也可危也謂君失一臣得百上下之間惟以先發為務可危也夫察見至隱語及上之所諱皆可畏忌者而非盡之欲自全也難矣故卒非之說使人主倫臣下如嚴敵雖甚驕惰之主苟得聞之未有不懼者也懼則思思則不敢委其枋於下使專壅已是其庶乎哉故名法家言大抵能强主心而忍其下厚於猜而不敢自恃臣子之恩薄而疑畏之跡深有以刻而失之者矣未有以懦而蔽焉者也是名法之所長也今夫玉

卮至貴也通而無當則不可以盛酒瓦甂之賤而不漏則人將安注漿哉故王道者玉卮也而不能如刑名之易效者謂無當則不可徒貴也商申韓三子皆大畧同術獨申不害者用韓之小國而能終其身治強且無患鞅雖以其身覆而秦遂日以興韓則徒托之空言而已嗚呼亦其遇不遇耶然非者韓之孽子也而卒欲覆韓其不務維城抑何甚也鞅魏人也欺公子卬而虜之推是心也固吳起樂羊之不若也其疑人主而自薄也術

之敝若此何怪也惜不害書久逸故申子者吾不得而見之得見二子者亦可以明名法之利害矣

孫子書校解引類序

趙本學

天地間有人則有爭有爭則有亂亂不可以鞭扑治也則有兵兵之為凶器不可以妄用也則有法其事起於鬬智角力也則其法不得不資於權謀用兵而不以權謀則兵敗國危而亂不止君子不得已而用權謀政猶不得已而用兵也用之合天理則為仁義合王法則為

禮樂故管仲霸者之佐用兵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毳釋難而攻易以驩虞為道假尊周為名要純乎權謀而已耳孔子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何歟葢人雖權謀事則仁義也諸葛亮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此存心養性之言也躬耕南陽不求聞達此尊德樂道之行也至於用兵知孫權之本為漢賊而姑結與為援劉璋宗室也而掩取以併其軍仲達不戰遺巾幗以激之郭模詐降泄人語以間之盛兵晝行夜攻遂陽以襲之息鼓偃

旗開門卻灑以疑之事雖權謀心則仁義也若宋之韓琦范仲淹寇準宗澤李綱岳飛於金主戰而不主和權謀無所不至求其人則金玉君子忠厚正直一言一行無非聖賢正心脩身之法王欽若汪伯彦黄潛善王倫秦檜之徒於金主和而不主戰未聞一啟權謀之口求其心則犬彘小人姦回險薄滔天之惡無不忍為以此觀之可見正用權謀以復君父之仇安四海之民者實為儒者分內事而致知格物之功明經學文之暇不可

不兼讀其書而潛究其理也古人著兵書凡四十餘家存者今有其七孫子十三篇實權謀之萬變也數千年来儒者未嘗一開其扃鑰雖有曹操李筌杜佑杜牧王晳賈林張豫鄭友賢張賁劉寅鄭霦等十五六家之箋不過粗畧訓義茍且引證加以訛謬相承古文漸失迨至於今凡用兵者無所於法庸非治亂所關一大缺典乎學不自量竊重為校讐而通釋之又取古人一二已行之事以証其下名曰校解引類使四方經生學士皆

可以讀之而不難夫自三代之後儒者不知兵其故皆以孔子不答衛靈而因以為諱殊不知春秋之時天王在上諸侯無合義之戰亦無問兵之體其不答也固宜今日不答於衛異日固請於魯使孫子生魯魯君用之以誅陳恒而明王法孔子豈不以魯為義孫子為賢乎漢唐晉宋及我聖朝天下一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儻遇國家有難出而主兵何不可之有猥云德化不當用兵此迂儒保身之謀賣國之罪也學註其書又恐文士

惑不解故復推其說為之序

註參同契序

徐渭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為經體而註自為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為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

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為經五言為註是止憑字數以别唱隨遂起吳儈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謪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遜束炬先攻一營遂曉攻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

融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為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其物當得其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户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

十兄若問我心正兇三雙而鷄十雙蒼箕中人叙言

韓非子序

趙用賢

予讀韓非子書葢喟然而嘆曰世道之趨於權譎也君臣之間相御以智而相傾奪以捭闔抵巇之說也其至秦而極乎先王之道既熄諸侯各競於詐力而列國之士各騁其機畧辨數以務尊安其國而榮顯其身當春秋之季所號稱良大夫者如晏嬰叔向公孫僑之徒其馳詞執禮往往相属以仁義而相訓飭以忠儉信惠是

猶先王之遺也至戰國而儀秦之徒始以其縱橫之說勝言從親之固則諱其善敗之端語衡合之利則匿其恐喝之迹雖其揣摩馳騖務出於奇詭而要之陳形勢之便利規情事之變合天下猶各以其說提衡而立故當時之君得士者昌而士之設智能扺患難者亦使世主蒙其益而顯功名於天下迨稍蠶食而及於始皇之身關東諸國既皆削弱無可倚以抗秦而士之爭趨秦者非得秦權則無以震讋諸侯而快其志非訐激其詞

亦無以當主意而盡闕游士之口故干秦之說愈相軋
而愈不勝卒足以亡其身予於非子有深慨焉夫非子
固嘗與李斯師事荀卿斯自視以為不如非矣及斯已
柄秦盡用其所學非固以量斯之在吾術中而他所獨
制恣睢上以塞聰掩明而下以拂世摩俗非之智又足
以先斯而逆其所必至故斯方以一法制明主威而非
則曰當途之臣擅勢而環其私斯方以遏黨與絕異趨
而非則曰獨之過將秉賢而挾其君當人臣憂死之不

暇而虞其有田常子罕之厄且以大臣之一詞同軌於近習將使之行不法而化其主是皆斯之所醖釀鬱積以基亡秦之禍而非乃以疎遠一旦斥而言之宜乎犯斯之所甚忌而死不旋踵也昔者范雎羈旅入秦一言而合纔踵鄉相夫䧺王之明不及秦皇李斯之專不及魏冉非又始皇之願得與同遊者其才出雎遠甚而卒不免僇辱為天下笑者雎當秦之一親猶數年而始得盡發太后穰侯之私故其主信之不疑而讒邪不得以

按其閒非徒知振暴其短可以傾斯說而奪之柄而不知斯以干寵忌前之心挾狼戾無親之主乃欲自奮於說難而卒不能以自免予以爲非之持說者甚工而其所以用術者則甚悖是其所以死也使非而幸緩須臾秦皇方且回慮易聽當有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者何以成沙丘之禍而鑿鑿一中非之所料如此哉非子書大抵薄仁義厲刑禁盡斥堯舜禹湯孔子而兼取申商慘刻之說其言恢詭叛道無足多取然其意則悲廉

直不容於邪枉一切欲反浮淫之蠹而冣之功罪之當要亦有足采者嗟乎三代而後申韓之說常勝世之言治者操其術而恒諱其跡予以為彼其盡絀聖賢之旨而獨能以其說擊排詆訾歷千百年而不廢蓋必有所以為韓非子者在矣惡可忽哉惡可忽哉此書舊亡和玉姦刦說林凡三篇他所逸者通五十餘章今悉補次無闕

南華發覆序

陳繼儒

南華發覆清涼山孔雀庵緼暉老人所撰也老人繩戒精緊狀貌清孤望之類須菩提衣表瘦骨可捫而數也長於詩無浮屠語與之談方内方外之書旁及南華經往往能結吾輩舌葢少而習之長而遊於空山大澤間所見莫非莊者積三十年而後發覆之註出焉正如稿木蒸為芝菌精神肅為舍利非歲久月深者可襲取得也世謂老莊一家余獨確然判而為二老子生於周平王末實有作易者憂患之意其言曰吾所以有大患者

為我有身及我無身吾有何患夫七尺之軀厭而離之不得計莫若以曲自全以昏自晦以柔弱自抱以勇於不敢自活若谿谷若嬰孩若冬涉川若畏四鄰自古之善恐怖者莫老子若也南華生惛惛然笑之烏用是頑且鄙哉於是以逍遙齊物之說出而救之蓋破我然後能破執破執然後能破生死破壽夭破禍福破譽誹破理事破聖凡而老氏崎嶇世途之恐怖悉粉為虛空矣老子為憂畏粘縛者也莊子為老氏解粘釋縛者也昔者

元美王先生之言曰莊子僻處清濵孟子不過大梁未嘗一見相究詰假令彼此送難其鬭必若涿鹿彭城之戰天地為之蕩而不寧日月為之晦而不明莊子敗則逃之無何有之鄉而已然而不怒也孟子不敗也敗則怒余笑曰孟子之怒必加於老而不加於莊學老子之恐怖未免流而為鄉愿學莊子之豪宕奔放不失為狂此老莊二氏門庭之辨也蘊公曰老莊是同是別眉道人姑置且從發覆註脚下細尋語脉亦有為南華轉身

吐氣處乎余曰他人以已解莊而藴公以莊解莊藴公潔淨有道人也此註亦從三十年破我得来耳如郭象為東海王越主簿素論去之吕惠卿王雱當權薰灼錮在黒暗鐵圍中不能出彼方求藴公懺罪不暇何暇對麈而論南華哉即有諸註覆酒家瓿可矣

國策膾序　陳繼儒

古今治亂惟在是非利害兩端經以純言是非者也策以純言利害者也任經則世治任策則世亂而古今之

局定矣昔者結繩之俗書契未萌天下𤈦𤈦民如野鹿即殷誓周誥聖人不得已而寢出焉何以策爲策之興也無論諸侯王從之而愚於聽國人從之而愚於兵即其所自號墨鄉者流三寸之舌沸於波濤七尺之軀悶於轆轤卒乃以黄金爲注至令自穽其身如薰骨而殘翠者然則策安在哉即使策中所載固自有一二可喜要之機心機事漢陰老人所掩耳而不忍聞也是策者其將已乎曰非也夫策之爲縱横一童子能言之乃劉

中壘孔衍高誘曾鞏鮑彪吴師道諸君子參考讐校亦使此書附庸經術之後葢我道大矣平隴甫田不廢泰岱清流大澤不廢龍蛟瓦石可以兆卜談笑可以解紛顧用之何如耳用而不善則神竒化為臭腐醍醐化為毒藥用之而善則銷鑛而為金採腋而為裘集諸瑣碎而為竹頭木屑之用而況是策乎哉邑侯項公政既成於鼓琴鳴鶴之暇芟削此書傳之文章士亦此意也大抵世之有經而詘者有故客卿攘袂顛倒國防始於七

雄迄於四豪皆以狙詐相豢而天下靡有寧日此無他
高才奇士抑鬱而不能吐則不得不以口舌而操國君
之權乃令家絃户誦士有奇上且張彌天之網羅之則
亦何以畏客而詘犀策為也侯令推天下治平第一必
且召而為股肱諫臣為天子爭是非蘇眉山所謂我取
其術不取其心者侯將又以是為諫法矣

劉向說苑序　董其昌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劉金子居其二

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説苑新書云淮南之書俶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飲沆瀣者葢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説苑二十篇網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兹顓刻説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矧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為舟車而拙於為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貎神鬼而難於貎狗馬以衆所習

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覩聽者是為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知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大都主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為述聖可傳也元成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攖讒吻顧所謂三獨夫者共憂社稷慄忠不效

又進説苑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益論昌陵論外戚封事之餘音若縷焉是為獻讜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識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達揚子雲有向之諳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矣或曰史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祕書以黄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其義甘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

而學術意見已一變矣昔柳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
曾南豐文師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淮南鴻烈解序　顧起元

余汎覽諸家於先秦得韓非氏於西京得劉安氏之二
子者其為侯王子也同其恢奇好著書同其究竟亦畧
同其人吾無取焉爾其書則學士所同嚌嗜者也而亦
曼乎有辨韓非氏孽公子也幾於儕䡾帶憤而為言言
多感慨而幽沉劉安氏汰公子也慮亡不帝制侈而為

言言多繽紛而閎廓韓也葛目世情之裏而鑽入之收其言可裨吾精嚴去其刻而可矣劉也盱衡人世之表而芭絡之收其言足裨吾廣慱去其誕而可矣且夫韓也主乎觚者也匪直刻也時而走於僻劉也取材百氏故時誕時沿時俚其餘謂安獨觚也者非安獨觚者也八公氏衆竫之劉安纔一裁之爾矣故又時乎複時乎雜故韓可徧涉而安之語必不可無裁裁誕也裁習也裁俚也裁雜也裁複也而千古無劉安氏儷矣今世亦

多有裁之者知裁而離之也未知乎裁而合之也覩蜀錦之寸纇也片痕也剪而去之而碎之以為帶以為囊惜乎其小周而不適乎大製也哉裁文如此不若其已吾友張賓王及李汝謙昴季取鴻烈手定之刪去其濊而總為全瑜驟閱之二十一章猶是故局馬縷而按之脉絡猶是也滋洽矣氣格猶是也滋勁矣枝理猶是也滋秩矣擇去而滋藻矣庸刊而滋竒矣試取韓公子言顓之而乃非敵也劉安氏之言曰作書喻意俟清明之

士執玄鑑於心者焉徵三君子疇當之子雲有言千載而下有子雲者知子雲嗚呼疇知夫千載而下不為劉安氏也者功劉安氏也哉

東坡文選序　鍾惺

或曰東坡之文似戰國予曰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也何以明之戰國之言非縱橫則名法於先王之仁義道德禮樂刑政無當焉而其文終古不可廢者以其雄愽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常存於天地之間也使

戰國人舍其所謂縱横名法而以為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言則其心手不相習志氣不相隨必不能如是雄愽如是高逸如是紆回峭拔以成其為戰國之文故文之存理之亡也夫必亡理而後存文則是理者事詞之祟而文之賊也豈有是哉今且有文於此能全恃其雄愽高逸之氣紆回峭拔之情以出入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中取不窮而用不敝體屢遷而物多姿則吾必舍戰國之文從之其惟東坡乎今之選東坡文者多矣

不察其本末漫然以趣之一字盡之故讀其序記論策奏議則勉卒業而恐卧及其小牘小文則捐寢食狥之以李溫陵心眼未免此累况其下此者乎夫文之於趣無之而無之者也譬之人趣其所以生也趣死則死人之能知覺運動以生者趣所為也能知覺運動以生而為聖賢為豪傑者非盡趣所為也故趣者止於其足以生而已令取其止於足以生者以盡東坡之文可乎哉是故老莊者出世之文之妙者也𠭊然斥之不疑商韓

者經世之文之妙者也竟鄙其人陋其說而已夫東坡而非文人也則可東坡而文人也豈有不知其文之妙者哉以為吾舍此自有真學問真文章理義足乎中而氣達乎外膽與識諓諓然於筆墨之下取戰國之風調易以己所欲言而其淵源相去遠矣世有病戰國之文無當於道而愛其文終不能廢者吾請以東坡之文代之昔銅臺妓有妙於音而性惡者魏武帝欲殺之而難其才乃選數十百人一時俱教久之有一人音與之齊

即殺惡性者此所謂有東坡文而戰國之文可廢之說也且夫戰國之文亦自有等焉人但知國策為戰國之文而不知孟子亦戰國之文也老泉好孟子此蘇家文出戰國之原也

奇賞自序　陳仁錫

郭參軍曰疏其壅閼闢其茀蕪領其玄致標其洞涉庶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愚非其人也間嘗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

文各標而出之嗟嗟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
且勿辱乎哉不辱之文非玉不源非雷不檄非貞不綿
非介不嚴非濯不色非恥不刻非別不味非耘不淨非
理不惑非懼不醇非爛不化崙山有玉膏其源沸沸湯
湯豈詎采縟駮犖激素飛清分風劈流乎哉故曰玉以
源之夔之皮為鼓檄以雷獸之骨揚聲五百里故曰雷
以檄之錦濯蜀江而鮮滌以宅水錦色弱矣故曰濯以
色之涓石柱有村留神與魯般語班令其形見曰貌獰

醜卿善圖物容畏卿不出故曰恥以刻之鱣奮鰭遡流望濤直上曝鰓失濟故曰貞以綿之女靈山不連崗以成高不託勢以自遠故曰介以嚴之有人灘焉其石人面鬚髮皆具非人也貆貊音聲麗妙如好婦女非婦女也漣石魚形燒之作魚膏腥雷風相薄山巔如鷰頡頏非鷰也非魚也故曰别以味之鳥耘會稽春拔草根秋啄其穢又若㢝君之殺鹽神也故曰耘以淨之楊武與母遇虎負母以號虎見其情弭耳而去故曰理以感之

烏音如痺多放士 如吟大水如啄木大緜 如豚大旱如晨鵲大兵立言亦然故曰懼以醇之劉蜕志文冢云慎無朽為芝菌以怪人自媚慎無堅為金鐵以行貨起爭慎無滴乎醴泉以味乎諂口故曰腐以化之噫猓國狼獷猶知闇中觳金況文字乎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

續古文奇賞序

陳仁錫

文章有殺生而無奇正殺生奇也奇外無正文兵也兵

禮也始武經繼戴禮終文苑英華以此葢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尊文賤武吾茲不信今實無文士安得而尊之實無武夫安得而賤之古今無不翻案之文人亦無空讀兵書之武士李衛公斷劉項皆非將將之君而陣圖陣法皆可廢不出多方以誤之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此善翻案者也生殺在乎呼

吸則文章自於喉舌間倏奇倏正佹虛佹實敵雖對面莫測吾奇正所在矣故有殺生而無奇正至文也大概容静多内力馬徒誦空文為敵所誘是以章句易性命耳或謂兹選止於唐之英華千卷何也夫唐詩不盡佳而唐以後無詩唐文多直少曲而唐以後亦無文昔有夢見龍者劉子作文嘲之豈非嘗見畫工者屈其脊拏其爪施甲鬛雲氣於身者耶是夢畫也先輩有好鑄佛者鑄罷輙毁三年不就工將去童子紿之曰得無似人

面乎其人大悟一夕而佛容成故唐之文猶似夢畫也
猶似人面也然英華一書大奇有學士家廣之至萬卷
更奇予將續出宋文生氣太多能活而不能殺其根易
爛勢不得不為元之詞曲而文統絶王歐老泉子瞻文
非不佳亦如王唐瞿薛以時文雄特而已國初方宋解
劉諸公及王文成楊文襄輩直達胸臆不求其工大抵
過直過莊猶有唐人之遺是以文心鬱蒸戰勳亦不乏
其後才子成羣著書盈橐有一篇不模擬否有一段不

帶恢詣嘲笑而其文得工否故文曰萎薾武曰弛廢試觀今日武功何如哉不咎文士之雜之弱而訾介冑是舍種求植也請與海內誦喬潭賦劍舞劍舞者唐羽林裴公獻戎捷於京師上御花萼樓大置酒酒酣詔將軍舞劍為天下壯觀其辭曰奮紫髯之白刃發帝庭之光色天子穆然詔伶人黜鄭衛選色者使覘乎軍容舞者俾觀乎兵勢夫女子可陣而況文章之士哉

諸子序

陳仁錫

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葢欲返之於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悉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已也竒治人也拙治一國也竒治一世也拙竒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於入虎狼

之窟採烏喙之毒奚取焉人皆曰子才也子識也子腸也其實不知子為何氏能去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心乎能曳尾塗中乎剡之野能使孔子束帛以贈乎能却聘幣終身不仕乎能既放流賸乎能居游必擇乎能招隱鬼谷乎不能何以知人能浩肆恢奇乎能不流邪說乎能竣潔老成懸之咸陽乎不能何以知言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汰之清泠之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

政事則俗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於詩亡之後屈子醫懟夫一大手也故尚厚雖然有其心無其術墨子也中醫也有其心有其術不操其本及身而止管子也時醫也齊生死一壽妖迂而自得不關痛癢不詳標本莊子也儒醫也以言竊國必有天刑呂不韋毒藥也天之刑申不在耕戰而在告訐其刑韓不在名法而在以說難於富貴也貪醫也然言與法不可泯矣噫天生我材其要擇術管子多欲亦多君之欲而布

局寛可大不可久晏子少欲亦少君之欲而結體隘善
閉不善開甚哉乎經濟之難子華子不云乎爲人所處
者不得安其所處吾猶病言之不廣夫所以處人與所
以自處道在六經脩辭立誠斯雄渾博大也已因次前
集故漢以下不具論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録監生臣張元任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三

藉類

高士傳序 晉皇甫謐

孔子稱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洪崖先生創高道於上皇之代許由善卷不降節於唐虞之朝三代秦漢逮乎魏興受命其中賢之主未嘗不聘巖穴之隱追遯世

之高是以易著束帛之義禮有玄纁之制詩人發白駒之歌春秋顯子臧之節明堂月令以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然則髙讓之士王政所先厲濁激貪之務也史班之載乃所闕畧梁鴻頌逸民蘇順科高士或録屈節雜而不純又近取秦漢不及逺古夫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稱其徳而賛其事哉謐採古今八代之士身不屈於王公名不耗於終始自堯至魏凡九十餘人雖執節若夷齊去就若兩龔皆不録也

三國名臣頌序

袁宏

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代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雖遭罹不同迹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睽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

必以私路期榮御員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矣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賢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

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弘道難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遇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嘗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照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人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面霸朝豫謀世事舉才不以標鑒故人亡而後顯籌畫不

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公達慨然志在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隷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抑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且哲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識達攝其契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明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則崔生所以不

與魏氏所以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於後豈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人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玆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受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咏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斷主則素契於伯符晩節曜奇則三分

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冀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謇諤而已哉然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沉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咏情性或以紀德顯功雖大指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範不可廢也復綴序所懷以為之贊云

通典序 唐李翰

儒家者流傳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述禮樂制度之統究理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書學者不覽懼人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常宣明大義三代之道百代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則其教已

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閱為廣見以異端為博聞是非紛然塞胸滿腹鴻洞茫昧而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始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覺羣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終始之妙始可以度其終古可以行

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
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
史上自皇帝至於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
終始歷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生論議得失靡不條載
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其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
號曰通典非聖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
非經世緯俗程制亦所不録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
觀之不出户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爲

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元戎之佐曰尚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遠度志於興邦篤於好古生而知之以大歷之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為序引各冠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髙見發明以示勸誡用存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玉燭之類網羅古

令傳則傳矣然率多文章之事記問之學至於刋列百度緝熈王猷至精至粹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令之人賤近而遺遠昧微而觀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至稀可以歎息也翰與杜公數旬探討故頗詳旨趣而為之序

古今家誡序　宋　蘇轍

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

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强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否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引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

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況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誡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衆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

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鬬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来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列女傳目録序　曾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註以頌義考

之葢大家所註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葢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令驗頌義之文葢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註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

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壊矣而成帝後宫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内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

傳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葢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

狥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慱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栢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説尤乖異葢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慱故不能無失與其

曰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文獻通考序 元馬端臨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獻章博聞而强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

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能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温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烟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

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終始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

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嘗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已無傳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缺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畧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

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若乃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迹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馬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

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葢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作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葢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憪熏心三餘少暇吹竽已濫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録具存可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

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嘗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来哲是以忘其固陋輙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别曰田賦曰錢幣曰户口曰職役曰征榷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夷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

則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原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叙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録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録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録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録而可疑稽諸儒先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

思悠然有得則竊著已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為卷三百四十有八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意則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竄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劌目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

遺亡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畧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忠史序 歐陽玄

忠也者盡巳之名也天以事物當然之理賦於人人盡其所當然者而無憾焉是之謂忠令語人曰臣事君以忠與忠恕之忠同則莫不駭然以為非而實然也或曰臣盡臣道於君忠矣子盡子道於父何獨曰孝乎曰不然

也禮所為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忠臣以事其君孝子
以事其親其本一也此即吾說也然則上盡其所當然
於其下其名曰何曰盡有不敢不勉之義上下之間必
有別也故盡之對為推推即恕矣程子嘗謂忠恕一也
事上之道莫若忠使下之道莫若恕後儒疑之未喻此
也人生而靜動與物接即有盡已不盡已二者出乎其
間識者知其然固無一息而非吾效忠之時也是道也
所以事君所以事天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旦及爾游衍亶其嚴乎番陽楊玄翁有見於此久矣大父通守在軒先生當宋季官守以直聞難以死節著玄翁慨慕先志作忠史十餘年成書於是上下數千年臣子大義粲然畢具微而一言一行茍無愧於盡巳者悉録之又微而裔夷小邦婦人女子之操不遺也又極而心跡形似之間皆有以覈其實是非枉直瞭然不繆於古人何其至公而當也嗚呼自忠之為說不明士大夫平居無涵養省察之功莅事無鞠躬盡瘁之志立朝無

直言敢諫之風至於臨難死節能保其必然也耶嗚呼宇宙間此道明即天地變化草木蕃不明即天地閉賢人隱甚可畏也余為國子博士時職當校獻書既表章之猶愢玄翁著書之志未白也故述忠說於斯嗚呼是書果行於世也夫書之幸也夫世之幸也夫年月日具官歐陽玄序

右編序　明唐順之

古今宇宙一大碁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

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内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奸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横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畧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善惡利害情僞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為之慮者雖不可為典要

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為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紀言也

左編附序 唐順之

左編者為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

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鎮夷狄草莽之亂而總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為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别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為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

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歷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蠱之禍則其為奸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為左編附云

奇女子傳序 陳繼儒

陳子冬日居山中擁短褐偃曝於積薪之上執易學義一卷且讀且睡齁齁然適也已童子扣扉投一緘索叙奇女子傳余曰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女子而以奇顯非閨壼事也雖然河洛不載奇偶乎易不載兑少女離中女巽長女乎詩不載卷耳樛木乎春秋左國不載共姜共伯之母乎其他中壘之列女有傳臨川之賢媛有世說何獨於奇女子而異之夫丈夫生而逢年

或不得志以殁其磊砢光大之行或見于學士大夫之史書及逸民遺老之筆記猶庶幾有一二存焉者獨婦人女子生長深閨之中淪落於山陬海曲村墟草莽間無限雖有奇無聞即聞亦不過如野燒之跡流螢之火若隱若現若存若亡而已故長卿裒而集之小加評鑒其間有奇節者奇識者奇慧者奇謀者奇膽者奇力者奇文學者奇情者奇俠者奇癖者種種諸類小可以撫掌解頤大可以奪心駭目古來才子絕未嘗一盤拈出何

也男子如日女子如月日則亘萬圓常閫而月則有盈有缺有晦其得列於二史者盈之象也其偶見於雜家小說而未標其大全者缺之象也泯泯汶汶晦之象也若本無指摘而不幸為綺語人所點綴其蝕於太陽翳於雲霧風雨飛流伏匿於妖星惡曜者乎自長卿此書出譬如見月者或喜其新或美其滿或樂其萬里之清虛或快其重輪之華彩天壤間好月可廢則嵜女子亦可廢也請無以六經解嘲矣

米襄陽志林序　陳繼儒

予讀陸友仁米顛遺事恨其故實未備嘗發意排纂江東好古收藏之家所過襄陽書畫小有題識者輙手錄之而范長康多讀異書蒐討米事尤醜類而詳因題曰志林請予叙予惟古今雋人多矣惟米氏以顛著要之顛不虛得大要浩然之氣全耳後人喜通脫而憚撿括沓拖拉攞沾沾藉米顛氏為口實夫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書初摹二王晚入顏平原擲斤置削而後變化出

馬其雲山一一以董巨為師詩文不多見顩崖絶魁壘
有深往者而公之顛始不俗兩蘓黄豫章秦淮海薛河
東德麟龍眠劉涇王晉卿之徒皆愛而樂與之遊相與
跌宕文史品題翰墨而公之顛始不孤所居有寶晉凈
名海岳自王謝顔陸真蹟以至摩詰玉躞金題幾埒祕
府而公之顛始不寒陪祀太廟洗去祭服藻火至褫職
好潔疾淫性不能忍而公之顛始不穢冠帶衣襦起居
語默畧以意行絶不用世法而公之顛始不落近代奉

勑寫黄庭冩御屏奮毫振袖酣呌淋漓天子為卷簾動色徹賜酒果文具甚則跪請御前研以歸而公之顛始不屈挫寄人尺牘冩至芾拜則必整襟拜而書之而公之顛始不墮狡獪嗚呼米顛曠代一人而已求諸古今張長史得其怪倪元鎮得其潔敎文學士與高尚書得其筆滑稽談笑游戲殿廷東方朔李白得其豪故曰米公之顛談何容易公没於淮陽軍先一月盡焚其平生書畫預置一棺焚香清坐其中及期舉拂合掌而逝吾

視其胸中直落落無一物者其聖門所謂古之狂歟洙泗之時楚狂在接輿濂洛之時楚狂在芾其顛可及也其浩然之氣不可及也

世説新語序　王思任

讀史記之後或難為漢書讀漢書之後且不可看他史今古風流惟有晉代至讀其正史板質冗木如工作瀛州學士圖面面肥皙雖略具老少而神情意態十八人不甚分别前宋劉義慶撰世説新語專羅晉事而映帶

漢魏間十數人門户自開科條另定其中頓置不安微博未的吾不能為之諱然而小摘短拈冷提忙點每奏一語幾欲起王謝桓劉諸人之骨一一呵活眼前而毫無追憾者又説中本一俗語經之即文本一淺語經之即蓄本一嫩語經之即辣蓄其牙室利靈筆顛老秀得晉人之意於言前而因得晉人之言於舌外此小史中之徐夫人也嗣後孝標勵註時或以經配左而博贍有功須溪貢評亦或以郭解莊而雅韻獨妙義慶之事於

此乎畢矣自弇州伯仲補批以来欲極玄暢而續尾漸長效顰漸失新語遂不能自主海陽張遠文氏得舊本於江陵陳元植家悉發辰翁之隠㸃陟諸公揀拔各語註但取其疏惑評則賞其傳神義慶幾絶而復壽者遠文之力也遠文又精删何氏之補别具一帙使其堂廡具在而新語之事又於此乎畢矣嗟乎蘭茗翡翠雖不似碧海之鯤鯨然而明脂大肉食三日定當厭去若見珍錯小品則啖之唯恐其不繼也此書泥沙既盡清味

自悠日以之佐漢史奚可也

讀史快編序　顧天埈

自昔良史多而善讀史者罕非罕也善讀者因史自得而神妙於無窮若孔明別申生重耳之安危奚暇口說哉逮宋諸君子乃始喜論古人堅執名理飾以詞辨是非襃貶不異繩之束坊之限後遂凜焉遵之而不敢易設有虛心默默細擇全史以世觀人以微觀顯以生平觀一節回視所遵成說其果合否惜乎古人之深大都

沒於論者之淺矣予庚子歲典試北闈首録趙子無聲無聲故嗜史於累朝興兆亡徵兵機事要瑰言懿蹟有契於中者亟録之久而成帙名曰快編時一繙閱欣然忘世而了不立論葢以古人娱已不以已見穽古人千載之上快在古人千載之下快在無聲惡知其合惡知其不合豈不偉哉嗟夫無聲於讀史則快乃其遇則苦矣平生嚴於擇友所莫逆僅四五人年来皆相次顯貴即庚子同榜士往往躋清要登九列而無聲猶然孝廉

每試主司咸欲得以為重遇尚書卷極意揣度輙收其似而真無聲莫識也家故食貧迺復一意獨往於世益枘鑿或曰以子之才游諸侯擁篲築宮良未足侈何自苦無聲曰吾惟不屑歌魚以至是而又奚獵較為自是人亦不復干以私閉户讀快編而已矣

三注鈔序　鍾惺

三注鈔者鈔裴松之三國志注劉孝標世説新語注酈道元水經注也序曰孔子云述而不作注者述之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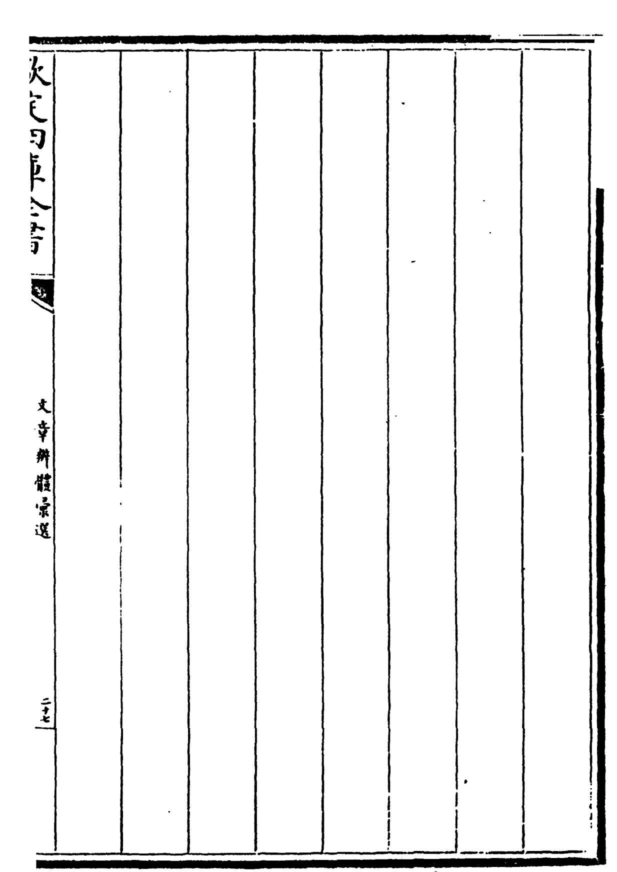
也雖曾子之於大學文王周孔之於易以至左氏公穀之於春秋皆注也凡注之為言依於其所注者也故離乎其所注者而不能為書離乎其所注者而猶能為書蓋注者之精神有能自立於所注者之中而又遊乎其外者也三注是也夫是以可鈔也古人以書之力為注而後人不能以注之力為書則以古人重於視其述而後人輕於視其作也故予鈔三注而重有感於述作之際也或曰水經經也三國志史也世説説也書宜首經次

史次說于於三子世馬何居曰已離乎其所注者而直為注矣直為注則其次視諸注者之人之世焉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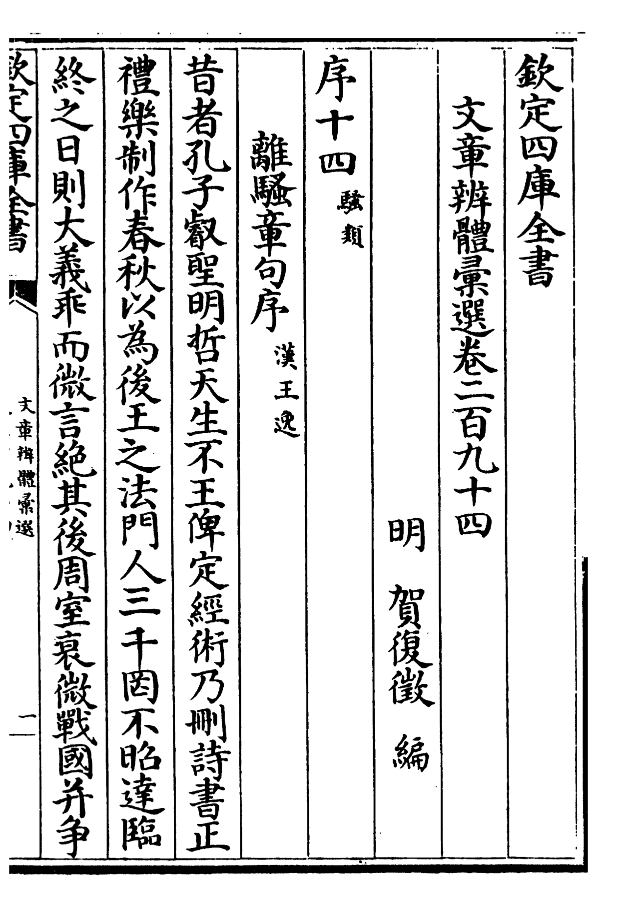
俠女傳序 鄒之麟

舉世儒也傳俠俠丈夫事也傳女不幾剌繆乎曰儒其心俠其骨女其德丈夫其行可也嘗取儒者之成仁取義不忘久要求之俠者又取俠者之取予然諾修行砥名求之儒者儒之論說不啻詳矣而俠者固未嘗頌讀也俠者往往合儒者往往離嗟乎是何說也聞之老氏

上古之世甘食美衣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真有道之世也失道後德失德後仁義躠躠焉踶跂焉詩書發冢大儒臚傳而世可慨也設財役貧朋黨宗强比周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而世可慨也抗遜機雲沒而扶輿清淑之氣不鍾男子而鍾婦人而世更可慨也孔明以巾幗遺司馬仲達退丈夫為女子予圖傳女俠進女子為丈夫嗟予世盡丈夫予之願矣若曰舉俠而世已鮮儒舉女而世已鮮丈夫則予豈敢則予豈敢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序十四　騷類

離騷章句序　漢王逸

昔者孔子叡聖明哲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删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絶其後周室衰微戰國并争

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

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撮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髙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顛而不能扶危而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耉

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己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恨怨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

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謂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

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孔丘終没以来名儒博達之士著述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刋滅者也

離騷新序　宋晁補之

先王之盛時四詩各得其所王道衰而變風變雅作猶曰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舊俗之亡惟其事變也故詩人傷今而思古情見乎詞猶詩之風雅而既變矣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則變風變雅之時王迹未熄詩雖變而未亡詩亡而後離騷之辭作非徒區區之楚辭不足道而去王迹愈遠矣一人之作奚取于此也葢詩之所嗟歎極傷於人倫之廢衰刑政之苛而人倫之廢刑政之苛孰甚於屈原時耶國無人原以忠放欲返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與夫三宿而後出晝於心猶以為速者何異哉世衰天下皆不知止乎禮義故君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而原

一人焉被讒且死而不忍去其辭止乎禮義可知則是詩雖亡至原而不亡矣使後之為人臣不得於君而熱中者猶不懈乎愛君如此是原有力於詩亡之後也此離騷所以取於君子也離騷遭憂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北門之志也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小弁之情也以附益六經之教於詩最近故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其義然也又班固敘遷之言曰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

小民之得失其流及上所言各殊其合德一也司馬相如雖多虛詞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謂猶騁鄭衛之音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固善推本知之賦與詩同出與遷意類也然則相如始為漢賦與雄皆祖原之步驟而雄獨以其靡麗悔之至其不失雅亦不能廢也自風雅變而為離騷離騷變而為賦譬諠有沱乾肉為脯謂義不出於此時異然也傳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故懷沙言賦橘頌言頌九歌言

歌天問言問皆詩也離騷備之矣蓋詩之流至楚而為離騷至漢而為賦其後賦復變而為詩又變而為雜言長謡問對銘贊操引苟類出於楚人之辭而小變者雖百世可知故叅取之曰楚辭十六卷舊録也曰續楚辭二十卷曰變離騷二十卷新録也使夫縁其辭者存其義乘其流者反其源謂原有力於詩亡之後豈虛也哉若漢唐以来所作非楚人之緒則不録

變離騷序　晁補之

補之既集續楚辭二十卷又集變離騷二十卷或曰果異乎抑屈原之作曰離騷餘皆曰楚辭矣今楚人又變而迺始曰變離騷何哉又揚雄為反離騷反與變果異乎曰反離騷非反也合也蓋原死知原惟雄雄怪原文過相如至不容而死悲其文未嘗不流涕也以謂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摭其文而反之雖然非反其純潔不改此度也反其不足以死而死也則是離騷之義待反離騷而

益明何者原惟不為箕子而從比干故君子悼之不然與日月爭光矣雄又旁離騷作廣騷旁惜誦而下作畔牢愁雄誠與原異既反之何為復旁之又變離騷以其類而異故不可以言反而謂之變若荀卿非蹈原者以其後原皆楚臣遭讒為賦以風故取其七篇列之卷首類離騷而少變也又嘗試自原而上捨三百篇求諸書禮春秋他經如五子之歌貍首之斑然鼈則績而蟹有筐佩玉蘂兮吾無所系之祈招之愔愔鳳兮鳳兮他如

此者甚多咸古詩風刺所起戰國時皆散矣至原而復興則列國之風雅始盡合而為離騷是以由漢而下賦皆祖屈原然宋玉親原弟子高唐既靡不足於風大言小言義無所宿至登徒子靡甚矣特以其楚人作故繫荀卿七篇之後瓠子之歌有憂民意故在相如揚雄上而子虛上林甘泉羽獵之作賦之閎衍于是乎極然皆不若其大人反離騷之高妙猶終歸之於正義過高唐但論其世故繫高唐後至于京都山海宮殿鳥獸笙簫

衆器指事名物之作不專於古詩惻隱規誨故不錄李夫人賦長門賦皆非義理之正然辭渾麗不可棄曹植賦最多要無一篇逮漢者賦卑弱自植始錄其洛神賦九愁九詠等并錄王粲登樓賦以見魏之文如此陸機陸雲有盛名顧不足於植粲摘其義差近者存之思遊有意乎幽通而下恨其流益遠矣然晉人喜清談而摰虞此作庶幾有為而言致足嘉者也鮑昭長於文辭故其蕪城作獨出宋世又以劉濞事諷劉瑱有心哉於此

者江淹用寡而文麗又梁文益卑弱然猶蒙虎之皮尚區區楚人步趨也唐李白詩文最號不襲前人而嗚皋一篇首尾楚辭也末云雞聚羣以爭食鳳孤飛而無鄰嫫母衣錦西施負薪辭不彫而指類唐人知楚辭者少誤以為詩云王維生韓柳前纔數十言雖淺鮮未足與言義然低昂宛轉頗有楚人之態矣元結振奇自成一家要曰羣言之異味亦可貴也顧況文不多約而可觀問大鈞理勝招北客詞勝阿房宫云亦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皆唐賦之不可廢者也皮日休九諷專效離騷其反招魂靳靳如影守形然非也竟離去畫者謹毛而失貌嗚呼離騷自此散矣故不録以迄本朝名世之作多已載續楚辭中今所録賦及文操或宏傑自出新意乍合乍離亦足以知古文之屢變至末而復起云或大意述此或一言似之要不必同同出於變故皆以附變離騷若謂之變楚辭乎則楚辭已非離騷楚辭又變則無離騷矣後無以後知此始於屈平矣惡夫愈遠而迷其

源若服盡然為之糸其姓於祖故正名以存之

新校楚辭序 黄伯思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説春秋言楚辭帝甚説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為楚辭者九江被公等楚辭雖肇於楚而其目盖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説之以為唯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辭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

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修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未遠猶有先賢風概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語言雜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辭失其指矣此書既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忤甚多近世秘書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氏本參校失

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伯思亦以先唐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勲及洛下諸人所藏及武林吴郡槧本讐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六篇并王逸九思爲十七而伯思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九歎之後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法言及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騈列於卷尾不冠於篇首也今放此録之又太史公屈原

列傳班固離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為詳故編於王序右而陳說之本以劉勰辯騷在王序之前論世不倫故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辭嚴義密最為難誦柳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以其所對别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文不茍為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又附以今序别為一卷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狷文之正變事之當

否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

楚詞集註序 朱熹

右楚辭集註八卷今所較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原之為人其志行雖或遠於中庸而不可以為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為書其辭旨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為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

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逵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為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騫者

能為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間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間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為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

於後世予於是葢有感焉疾病呻吟之暇聊据舊編粗加隱括定為集註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来者之不聞也嗚呼希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楚辭序

明 何喬新

楚辭八卷紫陽朱夫子之所校定後語六卷則朱子以晁氏所集録而刋定補著者也葢三百篇之後惟屈子之辭最為近古屈子為人其志潔其行廉其誇辭逸調

若乘鷖駕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漢唐宋作者繼起皆宗其渠矱而莫能尚之真風雅之流而辭賦之祖也漢王逸嘗為之章句宋洪興祖又為之補註而晁無咎又取古今辭賦之近騷者以續之然王洪之註隨文生義未有能明作者之心而晁氏之書辨說紛拏亦無所發於義理朱子以豪傑之才聖賢之學當宋中葉阨於權奸迄不得施不啻屈子之在楚也而當時士大夫希世媒進者從而沮之排之目為偽學視

子蘭上官之徒殆有甚焉然朱子方且與二三門弟子講道武夷容與乎雲溪山月之間所以自處者葢非屈子所能及間嘗讀屈子之辭至於所謂往者余弗及來者吾不聞而深悲之乃取王氏晁氏之書删定以為此書又為之註釋辯其比興之體而發其悲憂感悼之情繇是作者之心事朙然於天下後世矣予少時得此書而讀之愛其詞調鏗鏘氣格高古徐察其憂愁鬱悒繾綣惻怛之意則又悵然興悲三復其辭不能自已使予

序之使讀者知朱子所以訓釋此書之意而不敢以詞人之賦視之也嗟夫大儒著述之旨豈末學所能窺哉然嘗聞之孔子之刪詩朱子之定騷其意一也詩之為言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其有裨於風化也大矣騷之為辭皆出於忠愛之誠心而所謂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者又非聖賢之格言乎使放臣屏子呻吟咏嘆於寂寞之濱則所以自處者必有其道矣而所歌者幸而聽之寧不凄然興感而迪其倫紀之常哉此聖賢

刪定之大意也讀此書者因其辭以求其義得其義而反諸身焉庶幾乎朱子之意而不流於雕蟲篆刻之末矣

騷選序 汪道昆

風雅變而為騷江漂尚矣其徒二三逮肖其下波流騷變而為選郊蘇李而禘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也魏其堂事也晉猶在阼餘悉在祊故波流無騷非無騷也善哭者無情而不哀騷之優孟也繹祊無選非無

選也雕幾工而太樸喪選之梏棬也以騷則逸為政以選則統為政又惡乎取之哉類有同方或體有各至藉令必要其極寧詎能舉一而廢百邪許由有言有族有祖聚族則由後率祖則由前比而合之選其族也騷其祖也由前則推而進為六義為四詩由後則放而文為貞觀為開元為大歴二氏迄今誦之勿絶其斯一當衡石也與哉始予合騷選版之襄陽直將杓之百家之前而衍之三百篇之後歴二十年所版留郡中乃今學士

置若遺若天池浸淫乎洞酌以為奧予更授之前廁門人鄭生職之工告成生乃間序郡版故未有序道古者殆難為言其能為逆也者統也者不越乎一家之言其不為逆也者統也者庶幾乎先得我心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十四